蜀山劍俠傳/26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六七回　玉虎吐靈音 警禪心 降魔憑定力　毒龍噴冷焰 傷惡怪 卻敵運玄功

下一回▶

前文說到金蟬、石生、甄艮、甄兌、易鼎、易震、小神僧阿童，同了靈奇、石完、干神蛛等一行十人，由北極陷空島地璇宮底，誤入地軸中樞，被太陰元磁真氣吸住，走向兩極子午線上。眼看撞上極光太火，危機一發，忽然巧得生機，轉凶爲吉，由來復線穿出南極地竅，走入緊附宙極南端的小南極天外神山光明境內。金、石諸人見當地滿是玉砌瓊鋪，琪花瑤草，仙山樓閣，氣象萬千，比起陷空島繡瓊源景物花樹，還要靈秀雄奇瑰麗得多。想起下山時所奉仙示和道書後面所附偈語，似有海外清修，神山開府的寓意，方在欣慰。因干神蛛事前突然失蹤，前往尋找，等在途中相遇會合，但已深入重地，被盤踞當地多年的妖物萬載寒蚿用邪法困入一座翠峰玉樓之內。後來金蟬用神駝乙休所贈傳音告急之寶求救，並開讀錦囊仙示，得知妖蚿祇要隔一個日夜，便可將先前爲衆人法寶、神雷所傷的元氣、肉體補足復原，前來爲害。這時衆人已各將飛劍、法寶，在那數十丈高大的玉樓之中凌空結成一座穹頂光幕，除干神蛛早已遁走外，一同分坐其內，又各備有一支毒龍神香。阿童雖無此香，仗着靈奇持有乃父靈威叟向陷空老祖求借來的寒氤寶鼎，中貯祕製神香，威力更大，祇要事前防範得嚴，或者可以無害。也是阿童該有這場魔難。衆人都愛極金蟬新收弟子錢萊，紛紛問答說笑。金蟬雖覺危機將臨，強敵在前，不應大意，因用慧目遙望對面法臺，妖蚿現出原形，正用那六張血盆大口，在臺上殘殺海中精怪魚介之類，連護身丹氣均未放出，看神氣，發難還早。又見衆人已準備停當，正在說笑甚歡，自己也實愛那錢萊，不特未加阻止，反倒加入，說笑起來。當地終

古光明如晝，不分日夜，每隔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零一個時辰，纔有個把時辰的黑暗。此時也正是太火極光向此斜射，陰陽大氣在子午線上互相激盪，爲光明境最危險的時期。除此個把時辰以外，永無黑夜。衆人多半童心，又見妖蛟動靜一目瞭然，有甚變故，必先覺察，何況防備甚嚴。大家說高了興，竟忘時間早晚。

衆中靈奇比較最爲謹慎，偏生陰錯陽差，入門未久，不會本門傳聲之法。金蟬又因錦囊仙示有「慎祕勿聲」之言，未向靈、石二弟子告知，所以靈奇不知底細。祇因妖蛟來勢必快，幾次想請阿童坐在自己懷內，比較穩妥，終防阿童多心，說他輕視；又想防身寶光這等嚴密，小神僧幼得白眉禪師期愛，禪法甚高，所煉佛光威力神妙，就有變故，心靈上必起警兆，怎麼也來得及。最後決定，等妖蛟發難之後，再請同坐，於是忽略過去，更不再提。這時衆人已按九宮方位排好，由靈奇居中，餘下八人分八面坐守。本都向外，因正無事閒談，暫時面均朝內環坐。阿童本應坐在靈奇懷裏，到時放起佛光，將二人一起護住。因見妖蛟尚未發動，平日和金、石二人交情最好，又喜錢萊天真靈慧，一見如故，金蟬排坐位時，石生心喜錢萊、石完，惟恐二人年幼，初經大敵，遇到這等兇險場面，以爲自己身帶法寶頗多，母傳兩戒牌、離垢鐘尚未取用，想將二寶分借錢、石二人，並想遇險時，就便照應，便把地位選在二人之中，令其分列左右。到時如真無力兼顧，那是無法，否則遇機仍可救助。這一來，石生便和錢萊並坐一起。阿童因無甚事，便湊將過去，三人並坐，隨衆說笑，甚是高興。

南海雙童甄氏弟兄最是穩練多識，爲七矮中的主謀。先也隨同說笑，這時忽然想起阿童曾得佛門真傳，六根清淨，平日雖是天真，喜怒均不過分，驚懼神情更是從來所無。先與妖蛟對敵，那等驚慌失措，已是第一次見到，還可說是尊信師長最甚，心靈上有了警兆，想起下山時白眉禪師所示仙機，成敗之心太切，故而誠中形外。既然這等害怕，理應警惕到底，時加小心，如何轉眼忘懷，反更高興起來？似此驚懼愁喜情緒，均是相交以來所無，事頗反常，已疑心他先說警兆恐要實現。再仔細朝阿童臉上一看，不由喫了一驚。原來阿童人最慈祥和善，大有乃師之風，言動神色也極安詳，永無疾聲厲色，不但平日相處，連對敵時也是如此。這時不知因甚激發，始而趾高氣揚，眉飛色舞，毫不把當前妖物放在心上。繼聽錢萊談到小南極四十六島一班妖邪實在兇橫可惡，自從金鐘島主久赴中土不歸，越發肆無忌憚，惡跡越多，便連罵妖邪可惡，後來越說越氣，竟想斬草除根，將羣邪一網打盡。這些話如在別人口裏說出，並不足奇。阿童乃佛門高弟，素主慈悲，對方改過遷善，便可不究既往，怎會說出這等斬盡殺絕的話來？同時又發現阿童眉目之間隱帶煞氣，前額更現出一片淡紅色影子，越料不妙。甄艮因爲同舟共濟，一人也傷不得，何況彼此交情甚深，首先着急。忙用傳聲，向金、石、阿童等五人說道：

「小神僧，你須留意白眉老禪師所賜偈語。你此時頭上現出紅影，眉目間均有煞氣。妖蚿厲害，我們患難同舟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委實不可疏忽呢。」

阿童聞言，猛然想起師言，不禁失驚道：「我前生本來夙孽未盡，多蒙恩師佛光化解，雖然冤孽已解，本生仍要應過。今日心靈上連起兩次警兆，我已覺出不妙，這紅影一現，定是凶多吉少。少時彼此無法相顧，我如無事便罷，如若遇害，或被妖蚿所傷，諸位道友請念我數十萬里相隨來此，無論如何，務必將我元神護住，帶了回去，感謝不盡。」衆人見他辭色悲忿，說話也無倫次，迥與平日不同。良友關心，全都感覺不妙，心中又急，同聲勸說：「哪有此事？我們七人早已言明，此行生死患難安樂皆相共之，哪有坐視一人獨敗之理？不過小神僧今日辭色與往日不似，必有原因。何不運用禪功，向白眉老禪師通誠祝告，一試吉凶呢？」阿童聞言，依言運用禪功試一通誠，並無感應，心情也逐漸寧靜起來。衆人見他仍是平日安詳神態，額間紅影也減退了好些，料知就有甚事發生，不致有甚大害，俱都代他欣慰。

經此一來，自然又耽誤了好些時候，衆人仍一點不曾覺察。大家心情正注在阿童身上，石完忽然問道：「師父，這妖怪也不知喫了多少大魚，照我以前在巫山石洞山腹中的估計，差不多快一天了，怎的還未喫夠？」一句話把金蟬等人提醒，方想起時已甚久。錢萊跟着在旁插口說道：「樓外雖有邪法掩蔽，看不見天星，照我久居此間的經歷計算，就不滿一整天，也差不多了。」金蟬聞言，先喫一驚，忙用慧目朝上一看，西方一星獨大，精芒閃耀，旁襯小星七顆，此外天空中繁星密佈，正與初被困時所見天色相似。忙問錢萊：「此是何星？」錢萊驚道：「師父法力真高，竟能由禁網中透視上空天星。那便是啓明星，因這裏纏道方向不同，所以出在西方。此星一現，便是一整天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金蟬目光到處，前面玉平臺上突然飛起一片綠氣，將妖蚿連臺一起罩住。又聽錢萊說是滿了一整天，料知事變將臨。剛喝得一聲：「我們留意！」隨聽樓外媚聲媚氣地笑道：「你們哪一個跟我快活去？趁早出來，否則我有通天徹地之能，神鬼莫測之機，更煉就千劫不死之身，玄功變化，法力無邊，你們那些法寶，一件也難傷我，照樣被我攻進，那時全遭殘殺，後悔無及。休看我殘殺那些蠢物，似你們這樣妙人，我修道萬年，尚是初遇。我本純陰之體，祇要肯順從，絕不捨得傷害。如能以你們的純陽，補我純陰，彼此融會交易，不特兩有補益，我也由此將原身脫去，化成六個美人，與你們結爲夫婦，永住這等靈山福地，與天同壽，長生不老，豈非兩全其美？」說時，衆人已全面向外，照着先前所商應付之策，一言不發。祇阿童一人本定回坐靈奇懷內，因先前離開，沒有歸坐。妖蚿來勢神速，纔一現身，衆人便覺光幕外面，多了一種絕大壓力。

阿童佛光本想環繞在光幕外面，金、石諸人恐他有甚麼險難，再三相勸，令其放在內層，以作萬一之備，至不濟，總可仗以防護本身，免爲邪法所傷。阿童也是對友心熱，以爲佛光與本身元靈相合，邪法難侵。自與金、石諸人湊成七矮之後，平日無事，互相討論觀摩，對於衆人法寶、飛劍備悉微妙，十九試過，都能運用。又是安危相共的生死至交，彼此靈感相應，對敵無異一人。當初此舉原是石生提議，說：「各人功力差不多，法寶、飛劍妙用卻是不同。如若一旦遇上強敵人多，雙方混戰，一個照顧不到，就令不傷自己人，也免不了生出阻礙。再要和南疆紅木嶺、碧雲塘兩處一樣，萬一有人中邪受傷，法寶、飛劍在外，本身無法收回，同伴既要顧人，又要顧寶，已是兩難，再如不能代厄收回，以致失落，豈不可惜？」於是把各人的法寶、飛劍，大家交換演習運用，除阿童的佛光，非通佛法不能運用外，下餘七人，全能由心施爲。

阿童知道佛光雖在裏層，一樣能夠飛出光幕之外禦敵。朋友好意，雖未再爭，不知魔難將臨，情不由己，先前雖連起兩次警兆，心中害怕，經禪功通誠，不見感應，便放了心，反更輕敵。一心打算將佛光放向外層，相機將神木劍掩蔽寶光，暗放出去，給妖蚿喫點苦頭，稍出惡氣。同時又覺錢萊年幼可憐，獨當一面，未必勝任。過信自己佛光威力，能隨心念隱現禦敵。何況玄功堅定，多厲害的妖邪，至多不能取勝，或被困住，決無受傷之理。靈奇雖然道力較淺，總比錢萊強胜好些，人又穩坐中央主位，八面均有能手環護，足可無慮。有心想令錢萊去與靈奇會合，自己代他守這離宮。又想：「金蟬自從做了七矮之首，便與衆人議定，平時隨便言笑無忌，祇要奉到教祖仙示，由其代爲發令以後，必須一體遵守，不可絲毫違背。先曾說過，各人方位派定，妖蚿一現，便各顧各，以本身道力，在法寶防護之下抵禦邪法，毋爲幻象所迷。鼻端如聞異味，立以本身三昧真火，將香點燃，自生妙用。別的全不理睬，更不許擅離原位。錢萊新近拜師，如何令其違背師意？」想了一想，還是坐在一旁，隨時暗中相助，比較好些。

主意打定，因靈奇恰是背向離宮，正好背對背坐下，以爲這樣雙方皆可兼顧。一看外圈八人，連同中宮靈奇，早照金蟬所說，各自澄神定慮，運用玄功，準備應付。同時妖蚿把話說完，一聲媚笑，便環繞光幕走了一轉。每過一宮，一片綠色煙光閃變。跟着，分化出一個與妖蚿化身差不多、淫豔無比的赤身妖女，站在當地，朝那一宮的防守人施展邪媚起來。妖蚿仍舊往前繞去。似這樣，連經六宮，連本身共是六個赤身妖女，環繞光幕之外。艮、坎兩宮外，每門均有一個妖蚿分化出來的赤身美女，都是粉鑄脂凝，生香活色。始而祇是媚目流波，嬌聲巧笑，淫詞豔語，向衆引逗。後見衆人神儀內瑩，英華外吐，宛如寶玉明珠，自然朗潔，一塵不染，無隙可乘。於是笑吟吟一個媚眼拋過，各把藕臂連搖，玉腿齊飛，就在外面舞蹈起來。

阿童見衆人警戒莊嚴，如臨大敵，連錢萊、石完也是如此，各把目光垂簾返視，直如平日打坐入定神氣一樣。暗忖：「師父常說，目爲六賊之首。異日在外行道，遇見厲害妖人，施展出九子母天魔和十二都天神煞，魔教中阿修羅五淫神魔、奼女吸陽等魔法，不論來勢多強，祇要先有防備，應變機警，一見道淺魔高。形勢不妙，立即閉目內視，用師傳大金剛天龍等坐禪之法入定，外用佛光護身，任他邪法有多陰毒，也難侵害。並說自己出生三月，便入佛門，不久便被恩師收到門下，從小勤修佛法，得有本門真傳，降魔法力雖然不到功候，定力尚還不差，祇要遇事留心，當可無慮。生平未與女子交往，幾次隨衆對敵，也未遇到這類邪法，初意定必厲害，照今日所見妖蛾前後情景，對其祇有萬分厭惡。明知此是淫兇醜惡無比的妖物，如何會受它的勾引迷惑？何況人又藏在光幕之內，這些法寶俱是仙府奇珍，任何邪法異寶不能攻進，怕它做甚？想是金、石諸人因見妖蛾神通變化，邪法高強，被困在此，相隔中土太遠，所以格外小心。實則脫身雖然不能，被害決定不會。真有兇險，妙一真人必早預示仙機，怎會任其自投絕境？」念頭一轉，見妖蛾所幻化的六個赤身美女已經舞到妙處。粉彎雪股，玉乳酥胸，涼粉也似上下一齊顫動。口中更是曼聲豔歌，雜以嬌呻，淫情蕩意，筆所莫宣。心想：「原來妖邪伎倆不過如斯，有何可懼？難得遇到這等淫毒無比的妖物，何不借此試驗自己功力？好在戒備嚴密，又在中心地位，萬一有甚變故，再用玄功抵禦也來得及。」

哪知妖蛾詭計多端，上來頭一個看中金蟬。不料對方累世童貞，仙緣深厚，又得有玄門上乘心法，復蒙許多前輩師執愛憐，所受教益甚多，下山以前，通行火宅嚴關。一行同門六個少年好友，年紀雖輕，道力卻是堅定。加以錦囊仙示告誡，自然不敢大意。金、石、甄、易等六人返照空靈，固不必說，連石完、錢萊、靈奇三人，也不是深知妖蛾厲害，看出危機，便是福至心靈，不該遭難。覺着各位師長法力高強，尚且被困，臨事如此謹慎，何況自己，又因獨當一面，惟恐一時疏忽，貽誤全局，全都把平時頑皮童心收起，改作謹慎起來。內中石完又是天生異質，心如鐵石，不特不會受甚迷惑，引起慾念，並且奇寒酷熱以及各種邪毒之氣，均難加以傷害。這兩個小人，看去彷彿功力稍差，實則得天獨厚，別有專長。妖蛾詭計難施，表面淫聲豔舞，做盡鬼態，心卻忿恨已極。本對金蟬志在必得，經時一久，看出金蟬道心堅定，不易搖動。寶光之內，還有一圈佛光，對方十人，非有一個受了搖惑，必定無隙可乘。方始變計，想就衆中擇出一人，運用邪法，愚弄誘敵。祇要稍現一絲空隙，立可化整爲零，以諸天幻象愚弄，挨個享受過去，至盡爲止。主意打定，厲聲怒吼道：「無知小鬼，不識好歹！你仙后得道萬年，如殺你們，易如反掌。我只要一現法身，略用玄功變化，便連人和法寶一起吞入腹內，不消三十六個時辰，便爲我大陰真氣煉化。我人寶俱得，固是大有補益。你們卻是形神皆滅，

連殘魂都逃不出半點，豈不可憐？比起順我心意，結爲夫婦，永享仙福，相去天淵。再不降順，我一張口，你們就悔之無及了。」說罷，祇阿童仍在注視妖蚿動靜，餘人早料妖蚿邪媚無功，必還另有凶謀，聞言各自加意戒備，置若罔聞。

妖蚿大怒，震天價一聲厲吼，四山轟轟迴應，立起洪響，那座數十丈高大的玉宇瓊樓一時震撼，連整座翠峰也似搖搖欲倒，聲勢先就驚人。同時眼前一暗，六女齊隱，妖蚿立現原身，竟比先前所見加大十倍。六個怪頭，九條長身，連同四十八條利爪，一齊揮動。身上軟膩膩，綠黝黝的，腥涎流溢，活似一條條其大無比的蚯蚓，這一臨近，形態越發醜惡可怖。又是凌空飛舞，停在外面，天都被它遮黑了大半邊。妖蚿這次現身，當中、兩頭特大。纔一照面，十二條前爪往前一抓，一片鳴玉之聲過處，整座瓊樓全被揭去，祇剩下大片平崖樓基。緊跟着，由口中噴出兩股綠氣，將光幕一起裹住，張開血盆一般大口往裏便吸。

阿童先聽妖蚿口發狂言，說是要將人和法寶一起吞噬，還未深信。及見一現原形，便噴綠氣，那許多法寶、飛劍結成的光幕竟被裹定，往妖蚿口中投入，同時又覺壓力暴增，光幕被其束緊，好似無力掙脫神氣，不禁大驚。晃眼之間，光幕吸向妖蚿左邊怪頭口前。右邊怪頭似想爭奪美食，奮力一吸，又被吸了過去。左頭也似不服，照樣猛吸相爭。兩頭怪口齊張，互相爭吸不已，眼看相隔祇有數尺，又被對頭奪去，全都不能到口，爭得彼此怒吼連連，厲聲交鬨。餘下四頭也齊張口發威，勢更猛惡，震耳欲聾。阿童不知此是妖蚿詭計，想將衆人引開，化合爲分，以便下那毒手。以爲妖蚿丹氣厲害，那麼強烈的寶光，竟敢強行吞噬，照此情勢，必被吸進口去無疑。萬一如它所言，豈不是糟？因知衆人早就言明各顧自己，以防兩誤，無法商議。情急之下，意欲將計就計，運用自己佛光試它一下。隨運用玄功，將手一指，將佛光飛向光層外，壓力果然減輕了些，心中微喜。正欲以全力施爲，妖蚿似覺佛光威力較大，當中兩首便不再爭，一齊狂噴綠氣，裹定光幕，朝口猛吸。阿童試出那綠氣不似預料那等厲害，心便放寬許多。見此情形，正合心意，便不再強抗，反把佛光連同光幕一起略爲縮小，表面故作不支。等縮小了十之一二，光幕已經迫近衆人坐處，冷不防突用全力施爲，佛光、寶光同時暴漲，本意想將妖蚿丹氣震破。祇見數十百丈金光、寶霞暴漲急涌中，耳聽妖蚿連聲怒嗥，綠氣首被震破，脫了束縛，一片碧光閃過，妖蚿全身忽隱，不知去向。

阿童自以爲得計，心想：「衆人不該膽怯謹慎過度，一味防守，不敢反攻。方纔如若合力抵禦，或將光圍縮小，索性任其吞入口內，再照前策，合力施爲，當中怪頭必有一個震成粉碎，給妖蚿一個重創，豈不也好？如今妖蚿逃去，必又是逃向平臺養傷，復原再

來，未必再肯上當。似此相持，真不如趁其負傷未癒，乘勝趕去，合力與之一拼呢。」越想越覺有理，正要告知衆人吉凶有數，株守無益，不如試上一試，不行再說。忽然發現光幕加大之後，並未縮小還原，四外一片渾茫，先前所見仙山樓閣，翠峰瓊樹，以及對面妖蚿所居的金庭玉柱，宮殿平臺，全都不知去向。僅看出連人帶光幕，落在一個極大的山頂之上，地勢十分平坦。同伴九人，相隔均在十丈以外，仍按九宮方位趺坐，每人身前神香多已點燃。細查人數，祇有錢萊不知去向。

阿童正在驚疑，忽聽金蟬用傳聲急呼道：「小神僧，你適纔已爲妖蚿所愚，我們此時身入危境，形勢比前更加兇險，多半自顧不暇。處境更是艱難。所幸我在光幕暴漲之際，突然警覺，防備尚早。靈嶠三仙所贈玉虎甚是靈異，在危機一髮之間，忽吐人言。纔知甘碧梧仙子早已算就今日之事，虎口內藏有仙符留音，到時自生妙用，將妖蚿元靈隔斷，祇被乘隙侵入一些，不能盡發它的兇威。而那毒龍香專制這類前古精怪。休看妖蚿玄功變化，邪法極高，一聞此香，便昏昏如醉，有力難施。祇須捱上十多日，救兵一到，立可無事，化凶爲吉了。無如此香少了一支，上來錯了主意，不該令靈奇鎮守中宮，你又輕敵，未與合坐。錢萊雖然無香，但他家學淵源，又服過玉蓮仙實，尚可無害。就這樣，爲防萬一，已在妖蚿暗用大挪移法分化我們之時，看出破綻，行法藏起。我們十人，祇你處境最險。幸仗各人法寶、飛劍，連同你那佛光，均具極大威力，防禦嚴密。妖蚿僅能用那一絲真元之氣，裏應外合，不能全身入內爲害。祇要不爲它幻象所迷，便可渡此難關。此時外層寶光萬萬不能再行移動變化，以免又中暗算毒計。等我說完，速將佛光收回防身，運用佛家金剛天龍禪功入定。不論有何身受，全置度外，自可無害；否則，就不免喫它大虧了。此時誰也不能分神他顧，我這次說話也是萬分危險。祇爲你我患難至交，誓共安危，此雖是你應有魔難，但我弟兄蒙你屈尊下交，數十萬里同舟相助，寧遭苦難，也無坐視之理。也許本門千里傳聲之法，全憑心靈運用，不致爲此數言受害。即使不然，陪你受罪，也較心安。爲此犯險相告，望小神僧千萬留意纔好。」

阿童聞言大驚，當時省悟過來。因聽金蟬說到末兩句時，似頗驚慌，料他爲了自己受累，關心着急，回問已無應聲。祇聽石生傳音急呼叫：「神僧急速自顧。此時妖蚿初聞神香，靈奇防你準備不及，又將寶鼎內的神香大量發出，妖蚿驟爲所中，以致邪法尚未發動。我也不能多說了。」阿童知金、石二人以前情分最厚，未下山時，靈感便自相通，石生必聽自己發問不已，恐其兩誤，也學金蟬犯險警告。自己已爲妖蚿邪法所乘，危機四伏，如何還敢大意？心中一動，忙把佛光收轉。剛把全身護定，忽然激靈靈打了一個冷戰，知道不妙，忙即按照師傳運用禪功。滿擬金剛天龍等禪功一經運用，萬邪不侵。哪知妖蚿一絲丹元真氣，已在阿童先前收發佛光之際乘隙侵入，附向身上。不特阿童本人，連

衆人也同被幻象分隔，滿布危機。道心稍不堅定，立即飛出光幕之外，自投陷阱，連元神也休想保全。不過衆人防禦得嚴，當妖蚿現形，用幻象愚弄誘敵時，緊守師言，置之不理，未爲所乘，比較好得多罷了。阿童邪氣已經上身，禪功怎能如意運用。如非金、石二人爲友忠義，犯險警告，有了戒心，又仗佛光緊護本身元靈，直是萬無幸理。就這樣，阿童身受已是痛苦萬分。

原來阿童所習乃是上乘佛法，功候雖還不到，畢竟名師傳授。本身福緣根骨既厚，用功又極勤奮，差不多已得白眉真傳十之七八。平日一經入定，便如一粒智珠，活潑潑地返照空靈，心如止水，不起一絲雜念。這時卻是不然。先是心亂如麻，不能返虛入渾，物我兩忘。等到勉強將心定住，身上又起了諸般痛苦，疼痛麻癢，同時交作。再試往外一看，先前所見同伴一個不在。跟着，現出奇異微妙景象：不是眼前珠茵繡榻，美女橫陳，玉軟香溫，柔情豔態，秋波送媚，來相引逗；便是赤身玉立，輕歌曼舞，皓體流輝，妙相畢呈。舞着舞着，忽然輕盈盈一個大旋轉，宛如飛燕投懷，來相暱就。隨聞一縷極甜柔的肉香，沁入鼻端。那又涼又滑的玉肌更是着體欲融，蕩人心魄。面紅體熱，心旌搖搖，幾難自制。如在方纔，阿童必當妖蚿幻化美女，必以法力抵禦降魔，中它圈套無疑。此時已知身入危境，一切見聞身受全是幻景，稍一鎮壓不住七情，立爲所算，祇得任其偎倚，不去理睬。不料對方得寸進尺，竟把丁香欲吐，度進口來，立覺細嫩甘腴，不可名狀。香津入口，又起遐思，心神一蕩，抗既不可，守又不能。自知危機瞬息，稍懈即敗，哪敢絲毫大意。沒奈何，祇得聽其自然，祇把心靈守住，運用玄功，勉強壓制心情，不爲所動。總算以前根基扎得穩固，有時居然在萬般爲難之下，入定起來。心智剛一澄清，幻象齊化烏有，越知祇有定力誠毅，可以戰勝邪魔，越發加緊用功，不敢絲毫懈怠。

無如邪氣附身，雖仗佛光法力，不曾侵害真靈，但是妖蚿神通廣大，詭詐百出，所用邪法變化無窮，女色不能迷惑，又生別的幻象。由此起，又變作大風揚塵，罡風刺體，吹人欲化，七竅五官皆被堵塞，幾乎悶死。跟着，又是駭浪滔天，海水羣飛，身陷汪洋萬頃之中，壓力絕大，身子幾被壓扁，海水如百萬鋼針一般滿身攢刺，奇痛無比。剛剛忍受過去，又是千百火球當頭打到，互相一撞，紛紛爆炸如雷，化成一片火海，人陷其內，毛髮皆焦，周身皮肉燒得油膏四流，焦臭難聞，痛苦更不必說。阿童定力本強，已經省悟前者俱是幻象，先還咬牙忍受。後來索性拼受諸般苦痛，千災萬難，認作當然，祇把本身元靈牢牢守定，一毫不去理會。每經一次苦難，無形中道力隨以加增，祇一入定，便即化解。可是每換一次花樣，所受也更殘酷。先還要受上好些時苦痛，纔能躲過一難，剛剛安寧，心神又把握不住，禪功稍一失調，危害立即上身。最厲害是一面受着苦難，心神還要搖盪，似欲飛揚出竅，不知要費多少心力，纔得脫險。總是寧息時少，受苦時

多。到了後來，痛苦雖然逐漸增加，解除卻比先前容易，漸漸安寧之時較多，痛苦之時越少。雖幸最危險的關口已渡過一大半，但是這類風火炮烙之刑，雖然是個幻象，事過境遷，人還是好好的，若無其事，彷彿做了一場噩夢，但當其入幻之時，那罪孽也真不好受。似這樣百苦備嘗，也經過了好幾天，除本身元靈未受動搖外，心身實已疲憊萬分。

妖蚿見阿童小小年紀，連經邪法侵害，毫不爲動。到了後來，元靈忽然出竅，由命門中往上昇起，被一股祥霞之氣冉冉托住，趺坐其上，離頭祇有尺許。以爲對方肉體受不住幻景中磨折，元神已受搖動，離開本身，不過根器道力尚還深固，未受迷惑。立意吸取到口，正在加功施爲。哪知阿童千災百難之餘，竟然大徹大悟，已超佛家上乘正覺，物我兩忘。元神出竅以後，便靜靜地停在頭頂上面，彷彿具有金剛降魔願力，一任妖蚿邪法危害，千變萬化，直不能動他分毫。妖蚿素性兇橫剛愎，想到的一定要做。雖看出阿童元神寶相莊嚴，神儀瑩朗，並且元神已經離體，痛癢已不相關，情慾十三魔頭全都無法侵害，但到口饅頭，心仍不死，正以全力運用，志在必得，哪知上來便遇見這麼一個定力最高的對頭。這一耽延，便經了好些時日。等到發現事不可能，轉向別人進攻，餘人已悟出毒龍神香的妙用。妖蚿就是拼耗元氣，施展玄功，猛下毒手，不想再遂淫慾，祇把對方吞下去，曠日持久，救兵也將趕到，來不及了。妖蚿正以全力施爲，瞥見阿童頂上佛光忽似金花一般爆散，靈雨霏微，宛如天花寶蓋，倒捲而下，剛把肉體護住，元神佛光一瞥全隱。再看，人還是好好地趺坐當地，二目垂簾，滿臉祥和之氣，神采煥發，已經安詳入定。那先前附在身上的一絲邪氣，竟被蕩退，併爲佛光消滅大半。由此起，對方身上好似有絕大潛力發出，再也不能近身。卻又看不出一點迹象，連先前護身佛光俱都不見。妖蚿試再施展先前邪法幻象的慾關六賊，以及水、火、風、雷、金刀、炮烙之刑，全都無所施威，比起方纔對方忍痛苦熬情景，相去天地，這纔絕望。妖蚿見阿童在光幕環繞之下，又無法去進攻，除用幻象誘惑愚弄而外，別的邪法全無用處。而各人面前，又都有一股剋制自己的毒龍香，當中少年所持寶鼎中香尤爲厲害。對方如不受愚中邪，自行投到，自己稍爲走近，聞到香味，便即昏昏如醉，通體皆融。既恐敵人乘機逃走，先前已經嘗過神香味道，又防反攻爲害，自然不敢十分大意。

妖蚿修成後，縱橫數千年，平日任性殘殺，無不得心應手，從無拂意之事。如這次所遇困難情形，從未有過。加以生性饕貪淫兇，每隔十二時辰必要恣情淫慾，事完，再把那些情人吞喫下去，大嚼一頓。末了還得加上許多海中魚介之類，纔能快意。因和衆人相持，一晃十多天，食、色二字全都空虛。又把衆人認作空前所無的美食，隔時愈久，求得之心愈切，早就饞涎四流，怒發欲狂。及見阿童無法進攻，祇得改圖，去尋別人晦氣。妖蚿本有六個化身，分向衆人進攻，上來勢猛心毒，打算一舉成功。不料女仙甘碧梧所

贈玉虎口內預藏靈符留音，金蟬得以警覺之後，立即傳令衆人，先把神香點燃，朝妖蚿射去，當時便醉昏了四個。祇剩當中兩個主身分化的妖女，因在運用邪法，相隔較遠，又是本身元靈所附，功力最深，不曾受傷。對那神香，雖不似其他四個化身那麼易醉，中上也是難禁。先前金蟬爲了提醒阿童，冒險分神，幾乎爲另一化身所害，全仗神香方得免難。這時那四個化身已早醒轉，妖蚿也看出對方不是易與，心雖忿極，貪慾更勝於前，卻不再做那徒勞之事。捨去阿童以後，自覺分身力弱，敵那神香不住，又想在必要時下那毒手，便把六身合爲一體，仍幻作一個赤身美女，先朝金蟬趕去。

金蟬因是妖蚿第一個看中的人，處境雖無阿童那麼苦痛，經過情形也頗兇險。原來金蟬自從聽玉虎留音，便向阿童傳聲急呼，連香也顧不得點。話未說完，猛覺身外壓力加增，情知不妙，爲友熱心，仍想把話說完，邪法也已發動。先是面前現出一個千嬌百媚的赤身美女，在一片輕綃霧縠籠罩之下，已快撲上身來。一着急，便將嫫姆所賜修羅刀發將出去；又把大、中二指照準香頭一彈，立有一點火星飛向香頭之上，神香立時點燃，冒起一股青白二色的煙氣，朝前直射出去。這時金蟬祇顧懸念阿童安危，一面禦敵，一面口中仍在說話。並不知妖蚿因見光幕阻隔，不能飛進，特用幻象誘敵，想激敵人取寶施爲，祇要光幕稍被衝動，乘着神光離合之間，稍有一絲空隙，便可侵入，爲所欲爲。金蟬這一出手，正好上當，情勢本是危險萬分，總算金蟬仙福深厚，不該遭難。身佩玉虎乃靈嶠仙府奇珍，威力神妙，不似阿童佛光須以主人本身功力來分強弱。那支神香恰又相繼點燃。就在修羅刀二十七道精碧光華穿破光幕而出，妖蚿伺機乘隙衝入，危機一發之際，玉虎本身自具妙用，不等主人施爲，突然發動，由虎口內瀑布也似噴出一股銀光，直射前面。那光幕因是二三十件法寶、飛劍結成，層次甚厚。妖蚿心急驕狂，以爲敵人已經中計，祇防寶光分合太快，錯過時機，既未看清楚敵人所用是何法寶，更不知那神香剋星，自恃玄功變化，飛遁神速，祇顧冒失衝光而入。還未穿過光層，迎頭撞上玉虎口中所噴銀光。方覺厲害，擋得一擋，猛又聞到一股異香，當時心醉神迷，骨軟筋麻。纔知不妙，趕忙飛遁退出圈去。

光幕中的法寶、飛劍本就厲害，祇爲妖蚿玄功變化，身形已隱，金蟬一面說話，又一面飛刀殺敵，心神已分，不曾發現，纔被妖蚿乘隙侵入。等到神香點燃之後，金蟬猛想起外有光幕阻隔，妖蚿怎得飛進？定是幻象，莫要中它詭計。又見玉虎無故口噴銀光，威勢猛急，從所未見。知道神物通靈，自生妙用，越料情危勢迫。不禁又驚又急，趕忙將修羅刀收回。本意刀光不再收入光幕之內，祇令附在光層之外，以免穿光而入，帶進邪氣或妖蚿元神，引火燒身。方在收回，猛瞥見虎口銀光所噴之處，妖蚿喫那青白二色的香光射向身上，面上立現驚惶，由光幕層中向外飛遁，大有手忙腳亂之勢，纔知妖蚿已

經侵入。雖因謹記玉虎留音，未將各層寶光、飛劍發動夾攻，但現成的二十七口修羅刀正往回飛，如何能容，將手一指，那二十七道金碧刀光立往妖蛟身上裹去。妖蛟雖然神通廣大，當此神志將昏、周身麻醉之際，此刀又是專殺邪魔妖物的至寶奇珍，怎禁得住。總算數限尚還未盡，金蟬心有顧慮，拿不定眼前所見是真是幻，來的這一個化身是否妖蛟當中主體。又知這六個化身，兩主四從，全有呼應，祇要當中主體不死，下餘四身哪怕斬斷破碎，至多七日便可生長復原。與金蟬對敵的化身剛中神香昏迷，另外還有三個化身也各在石生、石完、易震三人面前同樣醉倒。妖蛟主體也自驚覺，立用玄功搶救下來。就這樣，與金蟬對敵的一個，仍被修羅刀將前爪斬斷了三隻，身受好些刀傷，幾將妖頭劈爲兩半。急切間，還無法修煉還原，負傷臨敵，天性又極兇殘固執，見衆人防禦嚴密，無懈可擊，祇有阿童比較容易下手，意欲由此進攻，一網打盡。嗣見形勢日非，沒奈何，祇得變計，對於金蟬又愛又恨，於是六身合一，頭一個又找了他去。因知這班敵人雖然年幼，道心全都堅定，法力頗高，邪媚故伎絕所難施，上來便開門見山，咬牙切齒，戟指怒喝道：「你們須知厲害，我一反手，便將你們化成灰煙。再若執迷不悟，形神俱滅了。」

金蟬自經連日運用玄功，潛心體會，不特增加好些功力，並還悟出毒龍神香的妙用。

加以這些日來，妖蛟全神貫注阿童，無暇旁顧。金、石二人各具一雙慧目法眼，雖因遵守師誡，不敢分心他顧，卻在暗中觀察，看出好些破綻。便乘兩下裏相持之際，試探着暗中傳聲告知甄、易四人，說：「妖蛟遲早來犯，這七支毒龍香如若同指一處，合力夾攻，威力更大。可惜石完不能傳聲告知，稍有缺陷，姑且試它一試再說。」二人原因十人同行，香卻祇贈了七支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又見別的法寶穿出光幕，光層必受衝動，獨這神香穿光而出，好似銀月照波，靜影沉壁，水面上不現一點迹象。香頭煙光所射之處，雖和正月裏的花炮一樣勁急非常，光層卻似晶牆鏡壁，毫未閃動。先前妖蛟化身一聞此香，立即昏迷欲倒，變化逃去。如果聯合應用，威力定必更大，這一來，竟被料中。金蟬見妖蛟突然在光幕外面出現，神色更加獰惡，一面守定心神，一面發動暗號。冷不防伸手一彈，一口真氣噴將出去。那支毒龍香已點燃了多日，懸在各人面前，香頭上發出一縷細如遊絲的香煙，縷縷上昇。金蟬這一伸手，餘人也同時施爲。石完靈慧，見狀跟着學樣。七支神香突然怒涌，各發出一股青白二色的香氣，朝前面光幕外急射出去。晃眼透出光層，互相一撞，便化作大蓬光雨，四下裏急射，散佈開來。妖蛟飛遁神速，先前又喫過虧，本不至於受傷。也是晦運臨身，陰錯陽差，到處受挫，多受傷耗。正在厲聲喝罵，祇當敵人仍和先前一樣潛心兀坐，以靜御動，不加理睬，決無甚麼作爲。不料毒龍神香乃陷空老祖苦煉多年的至寶，不特香中異味專制妖邪精怪，一任功候多深，一

聞此香，也必昏昏欲醉。內中更暗藏有寒焰神雷，祇要三支連用，互相融拿，立生妙用。何況七支香同時施爲，齊注一處，威力更是大得出奇。

妖蚿眼看好些美味，連耗多日，空自眼饞喉急，不能到口，反受傷折，淫慾之心又復奇旺，急怒交加，不由失了理智。一見神香來勢猛烈，依然不捨就退，自恃全身堅逾精鋼，想將身上竅穴用真氣閉住，試它一試。誰知陷空老祖特意假手衆人來此除它，惟恐被其看破，神香具有分合生化之妙。那蓬光雨由表面看去，一撞便散，實則由分而合，隱而復現。晃眼化成無數豆一般大的寒碧精光，不用人指揮，便相感應，齊朝妖蚿身上打去。香頭上那股煙氣香光更是突突怒涌，朝前發射不已。妖蚿見光雨散滅，七竅和身上要穴全被自己封閉，僅頭腦微昏，並未昏醉，以爲得計。祇等神香燃完，便把煉了數千年的丹氣全數噴將出來，豁出真元損耗，將光幕震散。再不便把那方圓三百餘里的玉山，整個倒翻或是熔化，將衆人壓入穴山底地火穴內，煉化成灰。再開一個火口，將衆人的真靈之氣吸入腹中，以爲補償，兼帶雪恨。及見光雨剛散，突現出萬千點的寒碧精光，雹雨一般上下里外一起打來。雖然看出不似尋常，更沒料到冷焰神雷與魔教中陰雷異曲同工，各具絕大威力，微一遲延，妄想噴出丹氣防禦。就在這滿口綠氣噴出，現出原形，晃眼之間，神雷已紛紛爆炸。祇聽連珠霹靂之聲，驚天動地，身外綠氣首被神雷炸裂了好幾十處。未炸裂的冷焰寒光得隙即入，見縫就鑽，到了裏面，又復互相激撞，紛紛爆炸。妖蚿六條長身，又被炸傷了數十百處，四十八隻怪足利爪也炸斷了一小半，鬧得遍體鱗傷，受創甚重。如非身軀長大，皮肉堅硬，具有極大神通，玄功變化，不必七矮救兵到來，就這一下，已成粉碎了。

這原是瞬息間事。妖蚿飛遁何等神速，原是一時疏忽，遭此慘敗。一見元氣大傷，知道不妙，趕忙縱身飛遁。如往來路退回也罷，無如受傷太重，激怒攻心，把敵人恨入骨髓，又見神香、寒雷多在光幕前爆發，逃時妄想由光幕頂上飛過，就便施展預定毒手，將腹中一粒內丹吐出，與敵一拼，震破光幕，微露空隙，立可成功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裏妖蚿剛剛飛起，下面靈奇靜坐光層之內，早看出阿童神情痛苦。料爲妖蚿所算，愛莫能助，正在愁急。過了許久，見阿童面色轉和，神儀明朗，心方一寬。跟着，妖蚿又在幕外喝罵，金蟬等七支神香突然一起發射。知道此香如不用以禦敵，可點四十九日以上。照此用法，大量施爲，頃刻用完，救兵未到，豈不又少一層防禦？又不便出聲勸阻。正打不出主意，瞥見寒光爆發，萬雷怒震，纔知香中藏有冷焰神雷。靈機一動，想起父親借鼎時曾說：「你諸位師叔有此七支神香，足可防身除害。可惜事關機密，不能預泄，此行虛驚，當所不免。你那寶鼎與神香同一妙用，威力祇有更大，務要緊記勿忘。到了前途，更不可向衆提起此事。」暗忖：「鼎內也必藏有冷焰神雷等異寶奇珍。」見妖蚿

丹氣已被震破，本就想要乘勝夾攻。忽見妖蚿連聲怒吼，現出數十丈長的原形，六首高昂，九身蜿蜒，在殘餘綠氣環繞之下衝光冒火，往光幕頂上飛舞而來。那一大片光幕，立被遮黑了半邊。妖蚿遍體鱗傷，血肉狼藉，二三十條樹幹粗的利爪一齊划動，做出攫拿之勢。目光宛如電炬，兇芒閃閃，血口怒張，厲吼連聲，來勢猛惡已極。受此重傷，不向來路逃退，反朝敵人飛來。方疑它不懷好意，待要施爲，便照父親傳授。手朝寶鼎一指。忽聽錢萊急呼：「師兄快做準備，留神妖蚿情急吐出內丹，光幕難免不受震盪，就來不及了。」

錢萊早得乃父錢康指教，深知妖蚿底細。雖然服有玉蓮靈實，不畏邪氣迷惑中毒，但是妖蚿邪法厲害，終恐一旦被其侵入，不能抵敵。一到當地，便用隱身法趕向師父身旁，匆匆稟告了幾句。不等發難，早用家傳專長，隱藏在靈奇身側。初意衆中祇有自己未帶神香，而靈奇所帶寶鼎，正與父親常說的靈癸殿中至寶寒氤寶鼎一般無二。照父親平日所說，有此一寶，便可除卻妖蚿，況又加上七支毒龍神香。但不知爲何不用？初入師門，未敢多言。因靈奇寶鼎威力更大，打算託庇。已然藏身多日，正不耐煩，忽見妖蚿慘敗，神情有異，看出將下毒手，忙即大聲告警。靈奇也正發現妖蚿飛臨光幕上空，忽把九條長身一齊划動，盤成一堆，凌空飛停在光幕上面，全身皆被綠氣包沒，把六個如意形的怪頭一曲一伸，全身倏地暴漲，粗了兩倍。六首一齊向上直豎，左右四頭各噴出一股五彩煙光，直射當中兩張血口之內，全身忽又縮小。緊跟着，一聲極難聽的怒吼，由當中兩口內突噴出兩團五彩奇光，兩下裏一撞，合二爲一，光團反縮小了些，看去不過飯碗般大，祇是流輝電射，幻麗無比。妖蚿動作極快，光團一經會合，便往下打來。靈奇恰在此時發動，再聽錢萊大聲疾呼，心中害怕，竟以全力施爲。寶鼎所藏冷焰神雷，又與金蟬等所用不同，威力更大。此是由合而分，出手便是大蓬銀色寒星朝上激射。雙方勢子又急，同時發動，剛出光幕，便撞個正着。又是大片霹靂當空爆炸，中間好似雜有叭的一聲巨響，滿空銀電也似的雷火橫飛中，一聲極淒厲的慘嗥，妖蚿已凌空遁去。那大片冷焰神雷也緊緊追向妖蚿身後，爆炸不絕。祇見一大團綠氣彩煙，裹着一個奇形怪狀、猙獰無比的妖物，滿空飛馳。前面那蓬神雷星雨也似具有知覺，緊追上去，彷彿妖蚿身具吸力，如影附形，兀自追逐不捨。妖蚿飛遁雖快，雷火寒星也極神速，妖蚿逃到哪裏，便追到哪裏，稍爲挨近，立即爆炸。妖蚿一粒內丹元珠，已被寶鼎中暗藏的神雷震破，化成大片彩煙，連同先前綠氣，護住全身，向前逃竄。不料神雷具有感應妙用，如磁引針，追上便炸。妖蚿元氣大爲損耗，震得護身彩煙如殘紗斷絲一般片片飛舞。急得妖蚿不住慘嗥厲嘯，在光明境上空千百里方圓以內往來飛馳，其疾如電，彩雲飛射，銀雨流天。再喫大片仙山樓閣、玉樹瓊林一陪襯，越覺奇麗非常。可是那神雷和魔教中陰雷一樣，一炸便完。這還是陷空老祖想致妖蚿死命，爲數既多，又各具有分合吸引妙用，非

打中妖蚿或是兩雷互撞不炸，無甚浪費，否則早就炸光了。

靈奇寶鼎中的神雷，固是一舉便全數發出。金、石等六人先見青白香氣之中藏有大量神雷，妖蚿驟出不意，竟受重創，正在高興，妖蚿已衝光冒火而起，往光幕頂上飛來。百忙中一看，手中神香已去了十之六七，青白香氣仍舊向外激射，心中一驚。意欲將香閉住，留以備用，免得浪費。誰知香勢猛烈異常，無法封閉。同時瞥見妖蚿已盤空下撲，口吐內丹元珠朝光幕頂上打來。方在驚疑，猛覺手中一震，轟的一聲，那小半截香頭已化成一股帶有無數銀星的青白光氣，電射而出，衝出光幕之上，朝妖蚿追去。靈奇神雷已先爆發，雙方前後相差也祇一眨眼的工夫。那麼厲害的妖蚿，竟被這兩蓬神雷追得走投無路，護身丹氣連被炸散，看去受傷甚重。衆人先頗高興，石完更喜得亂蹦。其實此時衆人如將光幕縮小會合一起，合力禦敵，絕可無事；便就此逃走，也有可能。無如連困多日，成了驚弓之鳥，雖見妖蚿現出敗象，終是拿它不隱，誰也不敢遽然提議。嗣見神雷越炸越少，妖蚿雖然身受多傷，並未致命，飛遁更急。均想：「神雷發完，更無制它之物，妖蚿仇恨越深，少時捲土重來，如何抵禦？」一有戒心，越發不敢妄動，除守在光幕之內待救，更無良策。妖蚿先前極畏寒雷威力，繼見寒雷除頭一蓬初出時略爲生化外，祇一打中，便即消滅，早想激使全數爆炸。忽發現此寶靈異，儘管似流星過渡一般緊隨身後，可是不被打中，絕不爆炸。每中一雷，受傷還在其次，最可惜是數千年苦煉而成的內丹共祇六粒，非再煉三數百年不能復原；本身精氣每中一雷，也必要損耗好些；那護身綠氣，又是數千年來不知殘殺了多少精怪生靈，纔得凝鍊而成，也喫寒雷震散不少。實不捨再有損耗，祇得運用玄功變化，飛騰逃避。到了後來，看出逃避無用，照此下去，損耗更多。心想長痛不如短痛，回顧後面追來的神雷寒星尚有三分之一，咬牙切齒，把心一橫，當中兩個大頭猛張血口，各把左右長身咬下兩丈多長，一條斷尾分別往後一甩，立有兩片暗綠色的妖雲裹住兩個妖蚿化身，朝那大蓬星雨反兜上去。寒雷立被截住，一片爆音過處，全都散滅，兩段長尾也被炸成粉碎，灑了一天的血雨。妖蚿雖然神通廣大，動作很快，仍被那由空隙中穿過來的兩粒神雷打向身上，又中兩下重傷。痛定思痛，怒火燒心，忿怒欲狂。忙在空中把那兩條斷尾伸向前去，用如意形的怪頭含住一吮。那瀑布也似的血泉立時止住，成了兩條禿尾，往後甩去。緊跟着，六首高昂，九條長身一起擺動，被神雷震破的護身彩煙綠氣重又合攏，將妖蚿全身籠罩。口中怒吼如雷，由相隔二三十里的西北方天空中飛舞而來。

衆人在山頂上遠望過去，好似十來條極猛惡的妖龍擠在一起，帶着大片五色煙雲，在神山仙境上空電馳飛來，聲勢甚是驚人。方料來者不善，比前更兇，果然妖蚿創鉅痛深，心中恨極，決計一到便下毒手。身子還未飛近，相隔里許，便把六個怪頭猛然往後一仰，

再往前一伸，身形立即暴漲了數倍。六張血盆一般的大口，各噴出一股暗綠色的光氣，天河倒瀉也似急射下來，分六面將光幕圍住。所到之處，那麼堅固的玉山當時消融，往下陷去，晃眼環着光幕，陷落了丈許深一個大圓圈。同時妖蚿身上的彩煙綠氣也結成一片雲網，往光幕頂上壓來。那光幕乃衆人法寶、飛劍聯合結成，均與主人心靈相應。纔一壓到，便覺重如山嶽，更有一種膠滯之力，一毫也不能移動。想起妖蚿先前所說下面乃是當地火穴，要將衆人壓入內煉化，再吸精氣之言，知道厲害。逃是逃不掉，上面和四方全被困了個風雨不透，更須防備妖蚿乘機暗算，幻化侵入，又不敢妄將光幕移動。急切間正打不出主意，忽聽錢萊疾呼：「師父快做準備！妖蚿因爲適纔受傷，已經情急拼命，施展毒手，欲以全力將我們十人陷入地竅之內。此山下面乃是一團蘊積千萬年的乾靈真火，比兩極子午線上極光太火不在以下。此時離地心火眼雖有三千餘丈深，不早打主意，被那火力吸住，再想脫身就來不及了。」衆人知他深悉當地情勢，聞言一看，就在這晃眼之間，山頂地面環着光幕所在之地陷了一個大坑，玉質地面已成流質，化作淺碧色漿汁，四外飛漩，往下流去，當中地皮隨往下陷。那數十丈高的穹頂光幕，被上面妖雲邪氣壓緊，正往大坑中下降，已經陷入地中好幾丈深。

方在驚惶，無計可施，忽聽正南方高空中有人用本門千里傳聲之法高聲喝道：「小神僧與諸位師弟不要驚慌，我阮徵來了！」聲到人到，話還未完，猛瞥見一股五色星砂，似神龍吸水，電一般急斜瀉下來。同時又有兩道紫光，夾着三朵蓮花形金碧光華，蓮瓣上各射出一片其紅如血的毫光，帶着轟轟雷聲，齊朝對面妖蚿夾攻上去。後面一幢金光祥霞，裹着一個鳳目重瞳、面如冠玉、鼻似瓊瑤、秀眉入鬢、大耳垂輪、猿臂鶯肩、相貌英俊，身穿一件青羅衣，腰佩長劍，年約十五六歲的美少年，橫空電駛而來。衆人除石完、錢萊而外，俱都久聞阮徵威名，一聽是他，又見這等來勢，不由喜出望外。